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史大郎夜走
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
鎮關西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詩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下水東流　時來富貴皆因命　運去貧窮亦有由　事遇機關須進步　人當得意便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

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緣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刼我莊上那兩箇都頭答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里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裡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裡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

有先見

肯也。

却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
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不必）
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裡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
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裡史進
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拏了朴刀
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
裡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
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
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
是箇大虫那里攔當得住後面火光竟起殺開條路衝將
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讐人相見

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快人）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箇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赶上一家（不是）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土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赶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教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麄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

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如是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淨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難留我想家私什物盡已沒了再要去重整莊院想不能勾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里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只在此間做個寨主卻不快活雖然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既如此夫何故到此）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個包裹餘者多的盡

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混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査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灑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落日趲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鶏鳴山影將沉柳陰漸沒斷霞映水散紅光日暮轉收生碧霧溪邊漁父歸

村去野外樵夫負重回

史進在路免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獨自一箇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里也有經畧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里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裡來揀一付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吃甚茶史進道吃箇泡茶茶博士點箇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里經畧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裡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竟入來走進茶坊裡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怎生結

東但見

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絛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䫓鬍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裡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相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畧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麽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

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
在此經畧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
甚麽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
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
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
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里洒家聽得說他在
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處、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种經畧
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里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
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盃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
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
轄但吃不妨只顧去兩箇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

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裡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挿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里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吃三盃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燥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廝們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洒

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鬨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漾在空中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正是李白點頭便飲淵明招手回來有詩爲証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胆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個濟楚閣兒裡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

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提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吃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盪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卓子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裡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燥便把碟兒盞兒都丢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吃酒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吃酒這

簡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吃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裡拿串柏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但見

鬅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裊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脂粉也風流

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

世上都如此

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里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禀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裡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赶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的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里酒樓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

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耻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抬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個客店裡歇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里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箇只在前面東門裡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箇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猪的鄭屠這個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舖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里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

大丈夫真男子

這箇人會筭帳會做箇和尚

卻理會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個告道若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個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卓上看着史進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裡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個將去做盤纏

真爽利

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吃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畧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吃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筭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個先打火做飯吃罷收拾了

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裡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担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里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俚魯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魯達大怒叉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不是）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個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走了店主人那里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個忙忙離了

既放金老公子去了便說罷了不必又來緐絮[illegible]

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裡掇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醃臢厮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

鍾批是　李批衣　是有道

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裡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膘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辰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里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裡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

○肉○字○形○來○這
○雨○態○容○描○過
○兩○進○從○人

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剁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卻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拏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裡睜眼看着鄭屠說道洒家特的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卻似下了一陣的肉雨鄭屠（○封○文○章○）大怒兩條忿氣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也○只○得○加○此○）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并十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腳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赶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腳騰地踢了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

妙文章　好文章　直卜人　手舞足　蹈

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經畧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個油醬鋪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裡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稍只一拳打得眼睖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箇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絳的都滾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饒了你你如

○仁人○智人○勇人○聖人○神人○菩薩○羅漢○佛

何叫俺討饒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旦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厮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厮一頓不想三拳眞箇打死了他洒家須吃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隣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麄重都弃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衆人救了

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正直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曾達係是經畧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畧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畧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畧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拏兇身經略聽說吃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麁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畧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畧處軍官爲因俺這里無人幫護撥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

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
個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老
經畧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畧相公出到府前
上了轎回到州衙裡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
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
個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拕了
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
他王觀察聽了敎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
些被臥在裡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里去跟
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并
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

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了仵作行人着仰本地坊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個不應魯達在逃行開個海捕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畫了他的模樣到處張掛一干人等踈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却似

失羣的孤鴈趂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

趣

快有如臨陣馬

這魯提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爲家自古有幾般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鴈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軿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踏

滸捕不
合如此
遠

白頭老叟盡將枴棒柱髭鬚綠髯書生却把文房抄款目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叢裡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看到那里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里攔腰抱住直扯近縣前來不是這個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薅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

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描畫魯智深千古若活真是傳神寫照妙手且水滸傳文字妙絶千古全在同而不同處有辨如魯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劉唐等衆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畫來各有派頭各有光景各有家數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讀去自有分辨不必見其姓名一覩事實就知某人某人也讀者亦以爲然乎讀者即不以爲然李卓老自以爲然不易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終


趙貞吉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詩曰

躲難逃災入代州　恩人相遇喜相羆　只因法網重重布　且向空門好好修　打坐參禪求解脫　麄茶淡飯度春秋　他年證果塵緣滿　好向彌陀國裡遊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

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曾達道洒家不瞞
你說因爲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厮
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
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里金老道
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
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赶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
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里做買賣
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里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
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
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
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

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
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
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裹從裏面出來請
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
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
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
微紅春笋手半舒嫩玉纖腰裊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
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
柳香肌撲簌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

須生受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一坐我去安排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厮分付那個婭嬛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厮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鮓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果子下飯等物婭嬛將銀酒壺盪上酒來子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

日老漢初到這里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子父兩箇
兀自拜俚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
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晚也只聽得樓下打
將起來魯提轄開窓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
棍棒口裡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
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
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拍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
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
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
到裡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
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

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灑家老兒道這箇
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
弟在樓上吃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
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
樓坐定金老重整盃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
首坐地魯達道灑家怎敢員外道聊表小弟相敬之禮多
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魯達道灑家
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弃貧賤
結爲相識但有用灑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
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吃了半夜酒各自歇
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

住幾時魯達問道員外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
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
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
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子二人和趙員外上
了馬兩個並馬行程於路說些舊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
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
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
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洒家如何報荅趙員外便
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荅之事話休絮煩魯達
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
在書院裡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

裡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沒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為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吃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裡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悵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個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麽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

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為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個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洒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匹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巳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關崒嵂參差侵漢

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鉄角鈴搖龍尾動宜是縣採藍染出天生工積翠粧成根盤直壓三千丈氣勢平吞四百州

趙貟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個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貟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貟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刹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貟外方丈吃茶趙貟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見

山門侵峻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峰巒對立香積廚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果將怪石敲響木魚黄斑鹿日日啣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刹

當時眞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里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

中多有相瀆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
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
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刹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
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吳名達軍漢出身因見塵
世艱辛情愿弃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某
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准備煩望長老玉成
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
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怎見得那盞茶的好處
有詩爲証
玉蕊金芽真絶品　僧家製造甚工夫　兎毫盞內香
雲白　蟹眼湯中細浪鋪　戰退睡魔離枕席　增添

清氣入肌膚　仙茶自合桃源種　不許移根傍帝都
眞長老與趙貟外衆人茶罷收了盞托眞長老便喚首座
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辦齋只見首座
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恰
似賊一般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
計較知客出來請趙貟外智深到客館裡坐地首座衆僧
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
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貟外檀越
的兄弟如何別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
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呪語入
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囘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

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凶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鴻鐘擊動法鼓就法堂內會集大眾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揭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

了却待剃髭鬚魯達道留了這些兒還洒家也好衆僧忍
笑不住眞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了　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
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
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塡寫了度牒付
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
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三寶二
要歸奉佛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

殺○人○貪○酒○恐○怖○病○不○孝○

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是否兩字却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叅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佛場坐地當夜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冐瀆誤犯清規萬望覷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辦道叅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荅人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

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抬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自睡干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洒家也吃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吃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

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根）我等皆不及他（妙）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到晚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如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遍地都是侍者禀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面蔡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縧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懶凳上尋思道干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

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鱉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吃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吃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面盖着桶盖那漢子手裡拿着一個鏇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動烏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擔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麽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眞個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麽那漢子道我

佛

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吃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吃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錢本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吃智深道眞箇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耍）智深道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吃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當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鏇子開了桶蓋只顧舀冷酒吃無移時兩桶酒吃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

那里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鏇子飛也似下
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
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
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裡露出脊背上花綉來搧
着兩個膀子上山來看時但見

頭重脚輕對明月眼紅面赤前合後仰趂清風東倒西
歪浪浪蹌蹌上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
出水之龜脚尖曾踢澗中龍拳頭要打山下虎指定天
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
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

篦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噇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吃酒决打四十竹篦赶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吃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篦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個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厮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篦攔他智深用手隔過叉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踉踉蹌蹌却待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家饒你這厮踉踉蹌蹌擷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

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槅關上智深搶入階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槅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吃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

齁齁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里容得這等野猫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唣後來却成得正果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寃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裡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吃了一驚赶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屎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

不笑僧。不成衆。僧了。

趣　大

佛

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吃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槅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逐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吃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昔大唐一箇名賢姓張名旭作一篇醉歌行单説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金甌瀲灧傾歡伯　雙手擎來兩眸白　延頸長舒似

玉虹　嚥吞猶恨江湖窄　昔年侍宴玉皇前　敵飲都無兩三客　蟠桃爛熟堆珊瑚　瓊液濃斟浮琥珀流霞暢飲數百杯　肌膚潤澤腮微赤　天地聞知酒量洪　勑令受賜三千石　飛仙勸我不記數　酩酊神清爽筋骨　東君命我賦新詩　笑指三山詠標格信筆揮成五百言　不覺尊前墮巾幘　宴罷昏迷不記歸　乘鸞誤入雲兇宅　仙童扶下紫雲來　不辨東西與南北　一飲千鍾百首詩　草書亂散縱橫劃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吃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再說這智深自從吃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

忽一日天色暴熱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麵店智深尋思道干呆麼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吃也自下來買些吃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些吃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里打鐵間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鐵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

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戧戧地好滲瀨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鉄麼待詔道小人這里正有些好鉄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則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箇人王待詔道小人好心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

小人戒刀已訖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鉄打造在
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
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
賞你王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
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吃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
趁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鉄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
步見一個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裡
面坐下敲那卓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
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裡的長老
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吃了便要追了
小人們本錢又赶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

與酒家吃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吃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洒家別處吃得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吃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里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個道理如何能勾酒吃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里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　斜插桑麻古道邊　白板凳鋪賓

好。

客坐　矮籬笆用棘荆編　破甕窄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處　牛屎泥墻畫酒仙

魯智深揭起簾子走入村店裡來倚着小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吃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里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吃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吃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吃了十來碗酒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吃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只有些菜蔬在此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墻

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里智深便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吃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洒家的銀子有在這里就將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吃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一連又吃了十來碗酒吃得口滑只顧要吃那里肯住莊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吃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吃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裡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吃嚇得莊家目睜口呆罔知所措

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搧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剌剌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裡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攧搶上山來兩個門子叫道苦也前日這畜生醉了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兩個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個鳥大漢不替俺

妙人妙語

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刺子只一拔却似撧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回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個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况老僧乎若是打壞了

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
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
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
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
丈都道好箇囫圇粥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面
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
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衆僧聽得叫只得叫門
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眞箇做出來門子
只得捻腳捻手把拴拽了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了衆僧也
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攧
將入來吃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遶僧堂來到

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吃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裡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眾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縧把直裰帶子都咇咇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腳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飢哩扯來便吃眾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擗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

拳頭去那光腦袋上𠜱𠜱剝剝只顧鑿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那里禁約得住智深一昧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拳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撧兩條卓脚從堂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軀吐三千丈凌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胆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

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供手恰似頓斷絨縧錦鷂子猶
如扯開鐵鎖火猢猻
當時魯智深輪兩條桌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
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桌脚着地捲將來衆
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
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
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
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桌脚叫道長老與
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
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
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

規打折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
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里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
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污你且隨我
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
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
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
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賫發他教
他别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
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裡立等回報趙
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
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

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與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坍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里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里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眞長老指着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證果江南第一州畢竟眞長老與智深說出

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此回文字分明是箇成佛作祖圖若是那班閉眼合掌的和尚决無成佛之理何也外而模樣儘好看佛性反無一些如魯智深吃酒打人無所不爲無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筭來外面模樣看不得人濟不得事此假道學之所以可惡也與此假道學之所以可惡也與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回終